

# 幽冥銀雷 六合劍

古龍 著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

# 幽灵银雷六合剑

上

## 内容提要

天下武林四维鼎立，称霸华夏，素有“威扬皇鼎堡，八帅仰楼高；浩浩岛勿回，紫凌宫阙超”之说。勿回岛少玉卫浪云暗勘江湖，夜救六顺楼主潜台又离义女水冰心，不意投之桃李，报以斜眦；各方枭雄诡异变诈，好强斗勇，致使天下武林面临血腥浩劫，百窍心君足智多谋，文韬武略，威慑群杰，几令鬼哭神惊。

该书情景交融，悬念迭起，险象叠生，若逊金庸、古龙武侠之倾力之作，当晒编辑无目。





夜，深沉。

天空是一片浓浓的漆黑，没有月光，甚至连眨着鬼眼的星儿也没有；空气中，飘漾着淡淡的寒意，初秋的季节，在中宵，可真有点冷丝丝的。

这里是豫鲁交界处的“老通城”，这“老通城”不算大，却是相当繁华，两省的买卖家有不少是以此地做为货物的转运点及交流处，因而也造成了这个小城带着些儿畸形的闹器与拥塞。

便是闹器与拥塞吧，在这个时候却也差不多全安静下来了，三更天啦，又那么凉森森的，还有谁愿意睁着一双惺忪睡眼穷熬夜呢？看看城里，除了有那么几处秦楼楚馆仍在灯火隐约的逗引来客之外，其他地方，业已叫一片沉沉的黑暗给吞噬了那些黑黝黝的屋宇，不消说，人们早就拥着热被窝寻梦去啦……

静得出鬼的狭窄街道上，这时，却突然有一条人影闪了出来，这人在街角的阴影处停立片刻，又小心翼翼地左右探查了一遍，之后，他动作快得像头狸猫般“唰”的便窜上了房顶！

在栉比相连的屋脊上，这位全身黑色劲装的夜行人，轻车熟路的奔向了靠城东的一座深沉房舍，他的身手矫健，行动无声，在滑不溜丢，高低不平的屋面上奔走，就像踏着宽坦大道一样，利落极了，也稳当极了！

这人的功夫，说好是十分的好，但是，却只在形态间透着那么一些儿不安，似乎，呃，有些鬼祟的味道。

当他一溜烟似的飞跃进这片深邃的屋宇之内时，嗯，借着大门口挑着的那双晕乎乎、红茫茫的油纸灯笼，我们可以隐约看见印在灯笼上的几个黑字：“如归客栈”。

夜行人像是对这家客栈的格局非常熟悉，他在越墙而过之后，毫不停留，连连掠过三排客房，老马识途也似一直朝左边的那间厢房逼近，只是，一到这里，他的动作却更加轻悄了，蹑手蹑足的，就怕惊醒了房中的什么人一样。

这间厢房的位置正好面对着那三排普通客房的右侧，中间还隔着一小块置满了盆花的天井，它的后面及右边，另外还有着两排客舍，但在这些房舍的距离中，亦同样是由两片小巧的花园所隔绝，换句话说，这间厢房的建筑是独立的，它不与其他任何客间相连接，当然，它的身价亦必就比其他的房间来得高了，而住在里面的人，不消说，也就可以想见气派之如何与众不同啦。

夜行人来到这间厢房之前，却突的一个转身斜窜到一边的花园里，厢房的一扇花窗，嗯，就正好面对花园！

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夜行人颇有耐心地在—丛矮竹之后盘膝坐下，他的那双眼睛，却定定的——不，简直是贪婪又渴切地投注在那扇紧闭的花窗上！

借着这个短暇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将这位仁兄的外貌看个清楚，他有着—张狭长的马脸，疏眉、细眼，一只硕大的蒜头鼻子下面却生着—张刻薄的嘴唇，他的肤色是微黑的，如今，正有几颗油腻腻的汗珠自他齐额勒住的头巾边沿浸淌，这种天气，他却像是在烧着心火呢……

片刻后。

夜行人忽的站起，悄无声息地到了花园前面，他就站在那里，深深调匀着呼吸，而每在他调匀一次之间，脸上的肌肉全部那么不由自主地抽搐着……

轻轻地，他伸出右手——右手却在不住地颤抖着，然后，手指一遍又一遍地弹在窗框上，“哒—哒—哒—”“哒—哒—哒—”

房里没有反应。

于是，夜行人呼吸顿时变得粗浊了，也变得急迫了。他那双细眯眼睁得铜铃般大，眼中有一片火焰般的骇人光彩射出，而这片光是饥渴的、冲动的、淫邪而又带着兽性的！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夜行人的手上已多了一柄薄而利的小巧匕首，他顺着花窗的隙缝插进去往上一挑，“啪哒”一声，里面的花窗的横闩已然坠落——这连串的动作，全证明他是一个老手——夜走千家的老手！

缓缓的，夜行人手掌贴窗，将窗儿朝里推开，甫始推开，他闪电般掩到一侧，等待半晌，发觉房内依旧毫无动静，他这才面露喜色，纵身跃进！

房中，陈设雅致而明洁，镶嵌着云母石的圆桌桌面上，那盏捻到最小光华的银灯，正闪射出荧荧的光辉来，由这黯淡微弱的光辉，更衬托出这房间里那一片宁静而温馨的气氛，尤其是，靠墙的一张宽大软厚的桃花心木卧榻上，再画龙点睛地侧躺着一个少女的窈窕身影，这种气氛，也就变得更加浓郁了。

床前，浅黄色的流苏配着浅黄色的罗帐，而罗帐是半垂的，由桌边，可以清楚看到那卧榻上少女身躯的轮廓，以及，在她那均匀呼吸间腰脸部分的有节奏的起伏颤动……



夜行人一时竟看呆了，他站在那里，嘴巴微张，鼻翅儿急速翕动，双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渴求光芒来，光芒中含有湿漉漉的色彩，火熊熊的兽性，就宛如一头虎——饿极了的虎，骤然间发觉了一只正窜入绝地的肥羊一般！

咻咻地喘息着，夜行人一步一步的，馋相毕露的朝床前移近，忽然，他仍还记得回身将花窗关好，又迫不及待地冲向前去。

站在床边，夜行人先将垂下的那一半罗帐拉起，他俯身仔细的，又贪婪的注视着那酣睡中的少女侧影，等看够了，才小心翼翼的，像拈着块价值连城的白璧一样，伸出两指将少女的身躯翻转过来，变成仰面躺着的姿势。

室中的光线虽然是显得幽黯了点，但却仍有足够的亮度映照出这位睡梦中少女的面庞来，而老天，这又是一张如何美艳绝伦的面容？这新月般弯长的眉儿，闭着的，却有两排密密睫毛的风眼儿，那挺直端秀，又微带傲气的小鼻子，那菱形的，红润又巧致的樱唇，这些，全都那么无懈可击的配生在她那张瓜子脸蛋儿上，她的脸容原该是莹洁白嫩的，只是此刻却有些奇异的红晕浮现，但越是这样，就越发显出那红白相映的娇丽与妩媚，诱人极了，迷人极了，床前的夜行人，就差一点连口水也顺着嘴角淌了下来！

少女睡得很熟，也沉，照说，一个女孩子是不该这么贪睡的，她身上穿着一袭高贵而精致的白缎寝衣，薄薄的夹被掀在一旁，露出一双莹洁如雪也似的玉臂来，那肌肤是如此光润细腻，仿佛挤得出水，吹弹得破！

一股奇异的、幽淡的白兰花香飘浮在这充满了绮丽景象的卧室中，而在这片香味里更揉合了一种少女身上特有的芬

芳，于是，这些聚集起来，就更加形成一股刺激与诱惑，刺激着夜行人的感官，诱惑着夜行人的色欲！

像头饿久了的野兽一样，夜行人红着一双眼，大张着嘴巴，脸上的肌肉不住痉挛，浑身也在难以抑止的颤抖，终于，他疯狂一般开始撕裂那少女的寝衣、亵衣，连少女身上最后一件蔽体的水红色小肚兜也扯了下来！

现在，这位姑娘业已是全身赤裸裸的了，赤裸得十分彻底，甚至一丝布、一条线也没有，她那丰盈的、美好的、玲珑剔透而又滑如凝脂般的胴体便完全展露了出来，那么诱人又迷煞人的展露了出来！

嗓子里宛似拉着风箱，夜行人喉咙里发出一阵又一阵的“呼——噜”“呼——噜”声响来，他一口口的干咽着唾沫，脖颈上的喉结也在不住上下移动，这时刻，他两只眼全看直了，一对眼球就差点没突出得掉了下来！

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夜行人抬起头来，闭着眼，似乎是竭力使自家镇静下来，过了片刻，他才将视线重新转到那少女一丝不挂的胴体上，只是，视线甫一接触，他却又开始了激动与颤抖！

火痴痴地瞪着那具有如象牙雕刻而成般的半透明似的美丽躯体——那具躯体仍旧一无所知的熟睡着——这夜行人一边用力拧着自己大腿，一面下意识的吞着口水，嗓眼里发沙的自言自语：“奚俊啊奚俊……就算这妮子是你生平接触过的最上等货色，也不过就是个女人罢了……甭这么没出息……别忘了你也是经过世面的人物哪……镇定点，镇定点，这是缺口中肥肉，跑不掉的……”

这叫奚俊的夜行人再次长长吸了口气，然后，他自怀中摸

出一只拇指大小的描金木瓶，旋开瓶盖，自中用小指甲掏出一  
点青色药粉来，轻轻抹向那少女的鼻端，而在他这一动作的刹  
那，他已同时快逾闪电般点住了那少女的软麻穴！

于是——

少女口中发出了一声令人魂飞魄动的娇弱呻吟，又跟着  
疲乏的叹了口气，像是刚自一场美丽的梦境中转了回来，她满  
足的咿唔了两声，大概在朦胧中觉得有些寒意儿——如今她  
是光着身子的——她似乎想将夹被拉起，但是，她却在半睁状  
态中，突然惊觉她已完全失去了动作的力量！

自幼以来的环境磨练，与一种本能的警惕反应使这少女  
在骤然一阵寒悚刺激中，猛而清醒过来，她双眼蓦睁，一睁  
之下却又立即闭上——她要使自己的视力迅速适应在突然醒  
来之后的室中光线！

就在这瞬息中间——这少女的眼睛尚未睁开前的一刹，  
她已敏锐的感到自己的衣裳已经被人脱除一光，而且，她马  
上发现身体上的异状——她的穴道竟被人封住了！

缓缓地，少女重新睁开了眼睛，天呀，那是一双何等明媚，  
又何等澄澈清莹的丹凤眼儿啊，她的目光徐徐扫过自己完全  
暴露了的身体，又徐徐转投在床前站立着的奚俊身上，令人惊  
异的是，此时此景，这少女目光中的神经竟是如此冷漠，又如  
此镇静！

那奚俊直乐得双手互搓，他更朝前进了一点，狞笑着，语  
声猥亵地道：“小娘子，呵呵，旅邸清冷，寒夜寂寥，小生不才，  
斗胆毛遂自荐，特来奉陪榻侧，与小娘子共效于飞……”

少女死死地盯着奚俊，眼中的光芒由冷漠而变得痛恨，幽  
镇静而转成酷厉，她一言不发，满口银牙却全咬进唇里！

奚俊又吞了口唾沫，色迷迷，晕淘淘的接着道：“本来呢，小娘子你中了小生我的‘玉仙香’，至少要晕睡如死般经过六个时辰才能逐渐苏醒，小生大可在你晕睡之中得遂所愿，不过这样却大大的没有意义了。其一，小娘子你若在全无知觉的情况之下由小生摆布，固然难以品尝到那种欲醉欲仙的乐趣，而小生亦同样的感到味同嚼蜡，没有那等活蹦乱来来得快意；其二呢，嘿嘿，小生与女人家做这等事，总也希望对方情愿，不受委屈，这样一来彼此之间才会更有味道，更觉甜蜜……”

睁着那一双满布血丝的贼眼，奚俊伸出一双鬼爪子在少女滑不留丢的香肩上轻轻抚摸着，叹道：“所以么，小生才用解药先将小娘子你弄醒过来，也免得你事后埋怨小生我太过自私，自顾个人享受……”

自己的肩膀被那色鬼抚摸着，少女就宛如触电般一阵阵的痉挛，更一阵阵的寒栗，她有一股作呕的感觉，就像是一种什么特别污秽的东西沾到她身上一样，窝囊透了，恶心透了！

奚俊愣了愣，不由自主的缩回了手，他似是颇出意外，呐呐地道：“什么！你不愿意？”

无比的悲愤，至极的羞辱，难以言喻的仇恨蕴孕在那双美丽的眸子里，但她强自忍住，语声严峻冷森地道：“大胆狗才，无耻淫贼，你是瞎了眼，迷了心了，竟敢用这种禽兽不如的下流手段来暗算小姐，更以这种不出自人口的齷齪言词来污辱小姐，狗才、畜生、淫贼，小姐我包管叫你碎尸万段，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奚俊吃这一顿臭骂，骂得七荤八素，手足失措，不由恼羞成怒，怨火加着欲火一起上升，他咆哮着，狰狞地道：“你你你……你这不识抬举的贱人，小浪货，你竟然敢骂起大爷我来？”

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你个娘的，大爷现在就玩了你，看你他妈能奈我何？”

说着，他三不管坐在床边，匆匆为自家脱起衣裳来！

这时，那少女动也不能动，嚷又不肯嚷，她咬着牙，切着齿，一个字一个字像冰珠子一样迸自牙缝！

“你——狗才，你敢碰我一下！”

奚俊转过脸嘲弄的龇牙笑了，得意洋洋地道：“妈的，你是什么玩意？大爷我不敢碰一下？你等着瞧吧，看看大爷能不能玩翻了你？”

少女双眼中泪珠盈盈，嘴唇咬破，鲜血染颊，她就是不肯哼出一声，痛恨得声如泣血：“狗才，我是‘六顺楼’澹台又离的义女，你敢动我一下，看我义父不将你活活分尸挫骨！”

“六顺楼”“澹台又离的义女”这七个字，就活像七根火红的钢针猛一下扎进了这采花贼奚俊的心腔子里，惊得他蓦的一哆嗦，脱着衣裳的双手也顿时僵在那里，他那张马脸亦骤然变白了！

呆了好半晌，他才吃力地站起，目注床上少女，惊骇加上震恐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你……呃，你会是‘六顺楼’当家的澹台又离那老怪物的义女？”

少女悲愤无已地道：“你这种贼，小姐我不屑骗你！”

怔怔的看着那少女，奚俊忽然怪声笑了起来：“妈的，也不知你是从哪里听到了澹台又离这老怪物的名字，眼前就顺口吐出来吓唬你家大爷，就凭你一个小妮子，岂也会和天下武林一霸的‘大黄伞’澹台又离拉上关系？”

那少女银牙紧挫，眼眦欲裂，她两眼中光芒如血：“狗才，你如不信，桌下有一具紫色小皮囊，你打开一看就会明白！”

略一犹豫，奚俊贼兮兮的自床沿站起，乘机又摸了少女一把，然后，光着膀子，提着裤带，慢吞吞地来到圆桌之前，伸手在桌底一探，嗯，果不然他提起一具长方形的精巧紫色皮囊出来！

一手拉着裤子，另一手便将皮囊解开，当那具紫色皮囊的活扣甫始弹开，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囊中一块金光闪烁的八卦牌便掉在了桌面上！

这块八卦金牌，大小有如拳头，正面雕镶的是八卦图形，背后，却刻着五个圆形怪异字体：“六顺楼澹台”。

当然，“色狼”奚俊久走江湖，这块八卦金牌乃是代表着什么意义他不会不知道，威震武林的“六顺楼”，在外面有两种信物，一是八卦金牌，一为八卦银牌，八卦银牌为“六顺楼”的次等人物使用，而八卦金牌，则非“六顺楼”的首要核心角色不能获配，换言之，持有这“八卦金牌”的人，就必定是“六顺楼”极有分量的人物无疑！

发现这块八卦金牌，奚俊不由得傻了眼了，他犹不甘心，再伸手进皮囊内一掏，却又掏出两样东西来，一样是一只精工雕刻着细致龙纹的檀木盒，启盒而视，里面赫然是一柄精巧而珍贵的纯金小伞模型，小伞的伞面上，更刻着几行小字：“谨以此小小金伞，赔给我最乖的女儿”，下款署名，一笔一划不少的是“澹台又离”四个惊心动魄的字！

另一件东西，却亦是一柄尺许长短，以类似真丝绢为面，以锋利钢刃为骨的怪异摺扇，展开扇面，上头精绣着两枝白水仙花儿，一朵花儿轻偎着另一朵，绣工细腻，传神异常！

现在，奚俊的满腔欲火，业已化成了冷汗涔涔，里外衣衫全湿透了，他非但相信了那少女即是“六顺楼”当家的“大黄

伞”澹台又离的义女，更恍悟出这少女本身的来历，是的，她是澹台又离的义女，不仅是澹台又离的义女，她本人更是江湖上有了名的角色：以艳若桃李，冷若冰霜而羨煞了一干英雄儿郎的“青罗扇”水冰心！

愣愣了好半晌，奚俊才转过身来，他呆呆地看着床上那个粉妆玉琢般的诱人胴体，干涩涩地咽了口唾沫：“呃……你……你是‘青罗扇’水冰心？”

那少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语声僵木而冷硬：“不错，我是水冰心。”

舔舔有些干裂的嘴唇，奚俊的一张马脸上阴晴不定，眼珠子也在骨碌碌的乱转，他缓缓向前移，边奸险的道：“我若放了你，水冰心，你保证不寻我晦气？”

似哭般的冷笑起来，床上，“青罗扇”水冰心咬着牙道：“狗才，你以为我会饶过一个如此侮辱了我的下流畜生？像你这种禽兽不如的蠢贼，留你活在世上倒是一种罪过！”

阴沉沉的，奚俊道：“水冰心，你真是这样想么？你不后悔么？”

狠狠“呸”了一声，水冰心道：“淫贼，我绝不会放过你……”

突然间，奚俊的马脸上掠过一片恶毒的神色，他“格登”一咬牙，双目中红光又现，歪曲着嘴，他暴戾的低吼：“好贱货，大爷便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现下先玩个痛快，然后一刀子送你归西，看看会有谁来替你申冤，更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！”

水冰心一阵惊栗，脸色大变，但是，她早已决定了那最后的一步棋子，这时，她仍强自镇定，冷漠地道：“狗才，你……你敢动我一下！”

三把两把，奚俊已经将自已的裤子褪落，只剩下一身小衣了，他狞笑着，丑怪异常的逼近了床前，浊粗的呼吸着，伸出双手按向水冰心的胸脯，在室中低弱的光辉映照下，他的马脸通红，口涎多流，鼻孔大大的张着，双眼睁得如两只锈铃，那形状，好不令人作呕！

凄颤的叹息一声，水冰心双目中泪珠出溢，她一闭眼，就待用力嚼舌自尽，而这时，奚俊的那双魔爪就快要接触到她那丰润的胸脯了。

事情的发生突兀得没有一丝丝先兆，就像是奇迹般在这千钧一发中，一个悠悠的、清朗的、更带着那么几分揶揄、几分懒散的第二者的语音蓦然响了起来：“啧啧，可真叫‘无毒不丈夫’呐，既想要色，又待要命，朋友，你确实狠着哪！”

语声来自窗口的方向，虽然是那么低沉，那么舒徐，但是，此时此景，听在奚俊的耳朵里，却不啻响起了一片焦雷！

惊得几乎跳了起来，奚俊像被人咬了一口似的，猛而抽回那双尚未沾及异香的爪子转身，目光急扫，天爷，方才关得好好的花窗已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启开了，窗槛上，赫然靠着一位大腿翘在二腿上的怪客！

那位意态悠闲的朋友，却是好一个罕见的俊俏人物，他一身月银色丝光闪闪的长衫，浓密的黑发上一顶银色束发冠簪于头顶，一双同样又黑又浓的眉毛斜飞入鬓，有若星光般灿亮的眼睛下是一只悬胆般的挺拔鼻子，薄薄的双唇现在正微抿着，两边嘴角，勾成一个泛着嘲弄意味的孤傲浅笑！

一时手足失措，奚俊震在那里竟不知怎么办才好；那翘着二腿的银衣人吃吃一笑，慢条斯理的点了点奚俊的鼻子，道：“食色，性也，伙计找女人我并不反对，但却要找得是路数，不



能胡作乱来，你眼前的这种行为就是大大的不对了，这叫‘采花’，你知道吗？采花就犯了淫行啦，而犯了淫行的人，江湖同源是谁见了也不会轻饶的哪！”

用力吞了唾沫，奚俊踏前一步，一只脚暗中慢慢伸出，意图勾扯自己先时丢在地下的衣裳，口里边掩饰的咆哮道：“你是谁？竟敢前来破坏你家大爷的好事？我看你是活腻味了……”

摆摆手，银衣人笑咪咪地道：“喏，喏，不要这么小家子气，奚俊，你若想拿地下衣裳里暗藏的家伙，可以，大大方方地拿吧，我不阻止你。”

一下子僵在那里，奚俊不由尴尬到了十分，自己的心意被对方戳穿，这份难受可就甭提了，他愣呵呵的呆站着，一条腿还斜伸出一大半，也不晓得收回来好，还是摆在那里好了！

银衣人用手敲着自己膝盖，依旧笑吟吟地道：“你是头出了名的色狼，奚俊，老实说，我不喜欢你这个人，尤其不喜欢色狼，那位姓水的小姐骂得对，你不折不扣是头畜生，是个狗才！”

怒火蓦升，热血沸涌，奚俊马脸上一阵红、一阵白的厉吼道：“混帐王八蛋，你这小子是吃了狼心豹胆了？竟然如此辱骂你家奚大爷？狗操的杂种，是汉子外面等着，奚大爷这就出来教训你！”

口里有趣的“喷”了两声，银衣人面不改色地笑着道：“当心祸从口出呀，我的儿，须知我的脾气虽好，若将我惹翻了，却不是你这种小淫贼所能担待得住的，而且，对我讲话嘴巴不干不净，只怕你会后悔吧……”

摸不透对方的底细，更不晓得人家的来路，奚俊心里不但